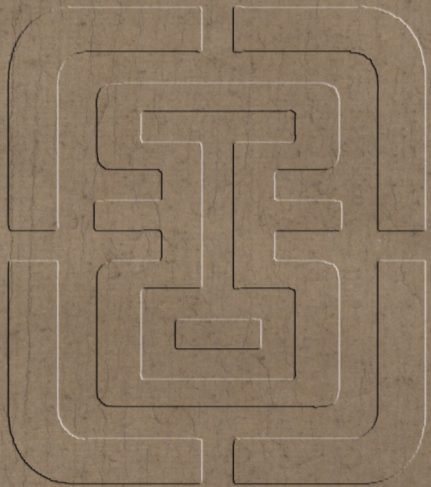




1045



浮溪集

六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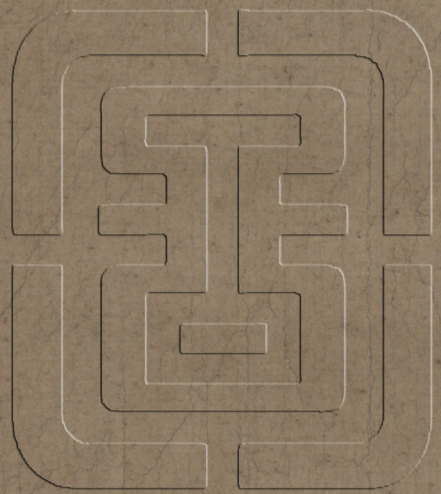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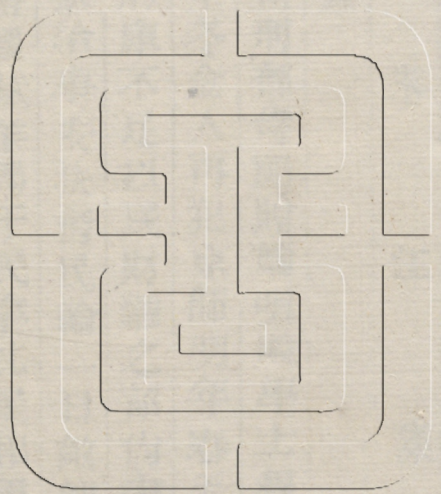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浮溪集卷二十四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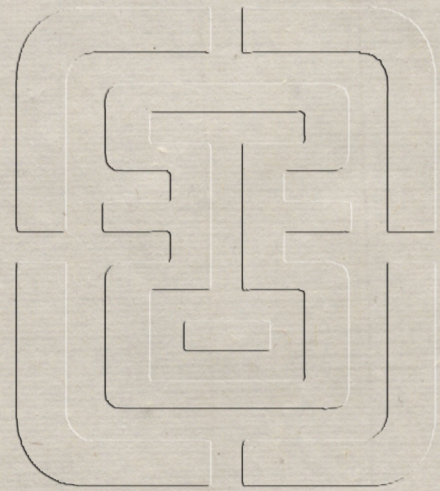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  
繪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  
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闕猥謂四  
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  
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

宋

汪

藻

撰





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縢何有哉顧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世業儒爲聞家翺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

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



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彞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

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尙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半年



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偷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

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治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卽著爲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尙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



宰相何臬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臬忽宣言  
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  
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  
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  
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  
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  
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  
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  
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

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  
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  
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  
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  
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  
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  
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  
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  
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



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鞫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敦爭藏弄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

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敘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夫旣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寵蕩



而失淵衆憚殃而逭禍兮公踴躍而直前左櫬槍而右  
竊麻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  
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命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  
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  
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  
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

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  
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土盛東南應書  
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  
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  
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  
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  
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  
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



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

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日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



凡八十餘上織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寢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

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椿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旣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



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數于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斂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

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揀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若



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  
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得人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  
辭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  
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  
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  
忘答天戒時上天悅卽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  
關白公卽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  
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  
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可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

害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  
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  
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滅二敵使中國競百姓  
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  
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  
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  
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  
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  
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旣更其封樁鹽可盡給和買



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  
進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  
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  
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產  
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  
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紆  
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  
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  
更農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

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  
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  
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  
倖意徙兩湖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  
奉餘悉餉權倖爲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  
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  
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然得丘民  
爲天子顧不重哉措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問公會盜  
劉五暴盧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



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爲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頗乏公以爲縣官空置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關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爲之計稍有水旱卽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

得和買茶鹽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爲流涕今糴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緡屬者趙霆宣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正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爲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卽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旣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



爲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爲先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爲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爲造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牆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

之奈何掠民膚髓爲廝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撓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



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  
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  
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  
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  
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爲孝子矣旣罷臨江  
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  
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爲樂舉天下無以易其  
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  
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爲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

旣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  
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苫不盥不櫛不易衣不  
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  
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  
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  
一有不及爲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  
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爲文頌歎之未幾  
復以己得之服爲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  
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爲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



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爲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爲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爲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賈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間十有六年專覃思經

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爲議論辨博闕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爲恥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爲二邊之患近而且遠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爲掎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爲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葛爾政當徐以



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爲持右臂授羌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爲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爲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爲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

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爲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己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爲州縣吏至爲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于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



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  
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  
多賴公以生大臣稟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  
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籠而已聞人小  
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  
雖自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爲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  
于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  
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  
坐淮賊例鑄官則乞併降己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

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  
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  
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  
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  
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  
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  
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  
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熹太學博士熹將仕  
郎輝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



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涓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逐以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壽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

所及災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掾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揀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



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  
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  
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天性  
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  
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奉議公行狀

公諱穀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  
子騎以功顯魯孔子躋之中間譜系不傳至五季有自  
歛之黃墩徙婺源還珠者于公爲九世祖子孫因家焉

用高資爲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  
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  
皆不滿其德搢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  
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莫爲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  
捕鞠則爲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僞曰凡獸食人不  
容偏齧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卽叩頭  
吐實一邑以爲神移泰州泰興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  
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爲  
獨泰興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爲能喜甚召與語



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興爲法當是時汪泰興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爲御史言也縣瀕江民依沙爲田出租賦歲久沙潰民抱虛責閱數十吏無告害莫大此願益得爲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復者無算訖今泰人誦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萬年君憂改建康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爲丞者熟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諉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

觀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鞠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攷正于理不爲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爲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挈令也曰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爲知言初令泰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



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漢吏陽以縣省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敘而遽踵新令告滿二年其爲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爲公慶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爲無人然動輒跋扈若陰有柅之者乃益退縮不爲表暴欲爲地者皆推而不受一旦棄官老子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醞酒擊鮮劇談竟日爲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

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爲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闕疎事驗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教子弟占答故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爲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儷爲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



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槩槩槩槩漢槩槩先公卒藻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怵公者曰吾寧貧忍爲此耶官闕日僧居歲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萬計公曰是參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

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爲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緘尺爲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于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寶南劔陳公偁一見公于稠人卽嗟重論薦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者也錄其諱曰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爲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



謬俄側身而逝衆以爲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  
葬于龍溪源晁木塢永嘉夫人耐焉從公卜也謹錄公  
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

代張  
秘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  
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  
諮之女而奉議郎汪穀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  
間卽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廢生子諮  
詠始業詩書爲儒家詠舉進士至尚書屯田郎中諮以

扈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增參知政事丁度  
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爲諸女擇配以非其士  
難之間奉議賢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  
而終是爲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  
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  
人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  
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醊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  
踏焉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槃棊槩窠夫人鞠之盡力  
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恩之如實生己夫人旣老槃



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榮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既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爲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爲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爲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醪凡所以爲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

議君清修畏人知宦不遂而歸臥林壑間以夫人生輦轂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己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汲汲于苟進繫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戒坐誦雖事顛沛于前不輟以觀哺則置酒戲諸孫爲笑樂日以爲常雖春秋高彊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閭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



京師藻所居之舍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槃槃棗棗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梟木塢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玆子壻知之為詳故屬書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浮溪集卷二十四

浮溪集卷二十五

誌銘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宋

汪

藻

撰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闡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名矣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歿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



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  
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  
始葬潤州之丹陽公諱攜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  
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  
年十三隨至京師儼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問  
衣舉子服訴其誣予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  
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  
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  
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爲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

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  
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  
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閒就養得管  
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  
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岳廟尋除丹陽縣  
丞會令闕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爲令者徙通判廬州  
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爲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爲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太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  
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



寇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寇退卽求去淵  
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  
耶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爲榮數月復求去進  
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  
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  
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  
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  
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爲太常少卿  
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

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  
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  
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  
與人言惟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  
交一出于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  
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爲苟且而卒歸于忠厚若  
摧彊去惡則忘其身爲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  
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爲侍從五十餘年無一  
事不可紀者隱然爲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



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獻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無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疆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爲言其所以生之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人貢吏並緣指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爲區處于未至前旣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饑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于有司有

司以爲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惟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爲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爲非視州縣蔑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爲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許爲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爲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于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



書遂絕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狼歸罪于持衡者以爲私其贏于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錄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禋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闕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

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爲備未及門果謀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爲動徐禽爲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一州爲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于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于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爲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



孝亭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箴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藻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胙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祿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秦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似爲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人侍禁嚴于禰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無缺虧者

人胡歎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究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爲正議大夫贈少師于君爲祖生知祥爲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于君爲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爲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潞城縣縣胥爲姦利持前令短長告



郡郡守惑之君調護令使善去而寘胥于法聞者快之  
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清谿  
浙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俾濬隍盜知有  
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  
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大原府漳州皆  
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  
傳不通者百餘日盜在祠擁衆數萬將及城君曰守收  
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盆入君舍謀爲亂君正色折之  
衆遂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

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儲懍懍然欲亡去  
君請五日除其憂卽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逮元帥  
府檄書至乃已擢尚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  
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旣遠行朝守兵單外無援金大  
帥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扞城至食水藻四十餘  
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  
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  
里不絕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  
江北人歲以薪買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遮之不得渡淮



人大飢君請會糴于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爲德擢直秘閣淮南南路轉運副使以分鎮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橐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爲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罷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

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逋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民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于理財者皆推君之爲自以爲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脉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



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爲可久無窮之利不媮安于目前不規合于時好善任人明于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以持己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堯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敵中君輾轉賊間寧舍己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歸之人以爲難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乙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爲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

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慕石鄉石門里藻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

士之發身惟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奚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于其年天不之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隼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踰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奄宅異縣祝融之峯後



人過之尚式其封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  
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趣以來  
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  
上于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穀  
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  
忠每以卿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  
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爲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

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  
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卽遇疾猶  
扈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動哭  
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輿暨秀州從之進尚書  
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  
贈大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  
可惜其爲上眷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  
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爲第三人而稱  
其文明白贈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



生王俊乂入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乂以實對  
徽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  
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  
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爲可假給事  
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金遣使  
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  
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洎至燕  
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  
矣上改命公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敵且大入

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兇懼不敢前公叱曰  
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爲屈金人答書  
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  
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  
義將何以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  
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金主大怒觀者爲股栗公  
處之晏然終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  
州與幹喇布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  
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



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無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中事公連挫敵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于是高麗入賀以公爲宣問使假太常少卿送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高麗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

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餽牽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敵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卽建康而居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于宮室



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賜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

禍自今當以爲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



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說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爲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徙華亭故今爲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无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王嶠公

爲人剛明遂于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袞袞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如何方嚮川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旣葬八年而仲英遂



求余銘不已余從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于三君展也必諸厥諾伊何以忠蓋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褻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謂不剴切帝胡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概當饋興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貽無窮曰宋遺直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

君諱嶠字仲高吳興劉氏吳興之劉其傳蓋遠熙寧間有諱述知御史雜事者正色立朝與宰相爭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為屈卒奪御史司馬溫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為之賦吳興丈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于是吳興之劉聞天下卒官尚書吏部郎中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中興又特授秘閣修撰生握為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通議生欽止為承務郎贈通奉大夫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



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凜然有二父風君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人益遠爲鄉里所尊聞其行于朝擢政和五年上舍高第除陳州州學教授丁內艱免喪調監尉氏稅非其好也會徽猷閣待制趙公鼎臣鎮鄧聞君名辟司儀曹事一府高其文部使者交薦之居無何爭進者比而讒君君推其能于人一不之校人皆服君長者而讒者反愧謝君遷宣教郎睦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開封府儀曹少監少府少監尚書比部員外郎君爲郎六年閱輩流登臺

省者無慮數百人未嘗以滯滯關懷當國者賢之擢大理少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提點福建路刑獄君內爲廷尉外爲繡衣直指于決讞重輕必平反曲折得其情而後已不以爰書譖吏故中外翕然稱之使閩時尉誣民爲盜帥幸尉遷力主之君知其冤引囚物色非是釋囚而黜尉帥貴人也不悅會貴人還朝君知其憾不釋力丐奉祠得提點洪州玉隆觀居數年以疾請老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時紹興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初室信安鄭氏繼室開封朱氏皆封



恭人二男子曰垆右迪功郎懷寧縣主簿曰讓將仕郎  
一女子未行一孫曰某垆等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烏  
程縣某鄉某山之原以鄭恭人祔君同產三人長曰崧  
伯高仲卽君其季前吏部侍郎岑季高也君事伯高如  
父而季高又以君之所以事伯高者事君兄弟之懿士  
大夫談之伯高少曠達不以世務經心通奉公早世母  
夫人嫠居而貧君于內外幹蠱之責與鄭恭人分任之  
而遂伯高子閒適以寬太夫人之憂及伯高疾廢藥必  
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故君之卒季高哭之過時

而哀旣葬季高知君與藻善也來求銘會藻以語言得  
罪斥居南荒三千里瀟水之上焚筆視不復爲文而季  
高每書必以銘爲言認認然惟恐君之不得其傳也藻  
于是爲之太息曰嗟乎季高盡誠于君固今人所無也  
然能使季高不能忘君如此則君平日所以處兄弟之  
間者于此見矣銘其可已乎銘曰

嗟仲高名一世學精深行尤異位九卿非不試車方馳  
忽思稅歸里閭友兄弟合墳篋爲樂地謂當還以經侍  
甲子周奄然蛻相山川攷龜筮望先塋寔于是刻幽堂



詔來裔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爲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卽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志風骨頎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汗我耶坐客大驚

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籍有聲旣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萬人全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于地而疏其行坐疆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爲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旣去



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爲政凡追逮書縣門而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膏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爲動然此兩

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爲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儻曰



僕請爲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病于家今上卽位病卽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喋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埽地萬目睢盱君一調而細大成舉于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駭卒驕凌藉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酷之羸給其稍廩歲終贍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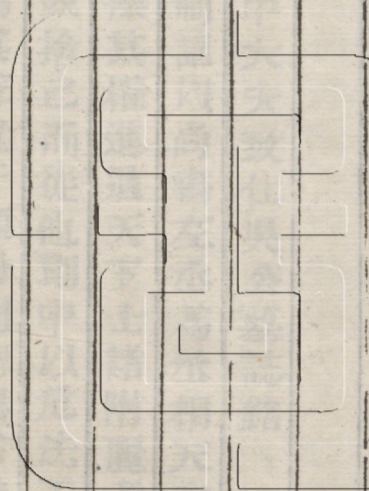
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卽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象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胥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之上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



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  
豪壯而瞻蔚似其爲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  
男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  
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瑤  
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瑤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適右  
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  
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藻與君  
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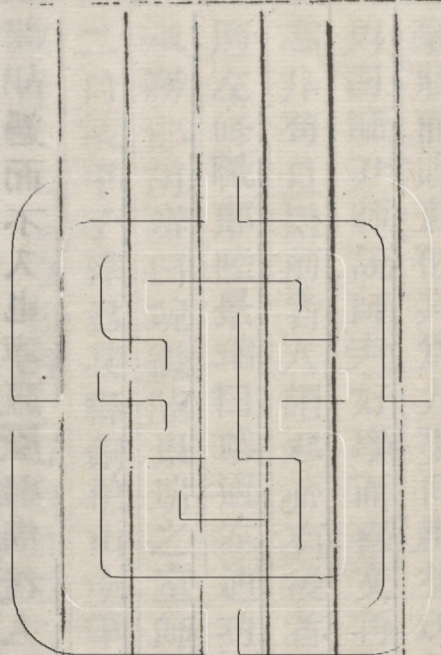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

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  
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尙後人之及也





浮溪集卷二十五



浮溪集卷二十六

誌銘

左中大夫致仕吳公墓誌銘

宋

汪

藻

撰

崇寧初制詔以尚書左丞為丞相天子虛己而聽焉丞  
相因得操其權進退天下士諸附麗者自布衣不旋踵  
至大官或捨己而從他則中以危法于一時嗜進之  
徒莫不希其聲光于顧盼間認認然惟恐不得當也當  
是時太僕寺丞吳公黈雅為相所知相敬畏焉恥以其



黨進力從之求去相嘻笑曰君欲首爲去國之人耶噫  
之自是相持國柄二十餘年士大夫不堪其專且久撓  
節從之多矣惟公卒不求合以死天下莫不高之雖阿  
相之人亦自以爲莫及也公字聖與其上世占籍光州  
于唐爲聞家後徙聞之邵武至公之高祖沈仕南漢爲  
循州軍事推官曾祖漢卿祖顥皆以行高其州里皇考  
詔益務修飾教諸子以經子四人踵登進士科兄弟競  
爽知名當世累贈其官爲少師公少持重寡言人未之  
奇也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黃履進退如成人問皆可觀

履歎賞彌日曰子必爲令器聞王文公修經金陵負笈  
從之繇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  
軍年少人或易之有市醫砭人死繫月餘莫能決公一  
見曰此非律所謂誤不如方者耶老吏相顧大驚移英  
州眞陽令嶺海去朝廷遠吏多版授守率以胥遇之始  
至風公庭趨公不爲屈守大怒欲誣以事久而知其賢  
反薦諸朝丁內艱免喪監建州買納茶務守正無所阿  
徇用薦者改宣德郎韓宗道知杭州奏知富陽縣政績  
爲一路最時孫傑察訪東南官吏重足事之獨薦公爲



可用徽宗登極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簽書常州判官  
廳公事州倚以爲重擢太僕寺丞相憾其去出通判婺  
州行未半塗差撥發福建路錢物凡當是選者事已必  
歸報求美官至陳留以記白曹不見宰相而去相滋不  
悅下除通判睦州秩滿移越州遂請老貧不能歸客婺  
州蘭溪四壁蕭然處之晏如也御史中丞吳執中知其  
賢起之再任公不得已至京師會同年在廟堂欲以  
公見上公固辭曰吾嘗謝事矣豈可復見上乎得通判  
洪州徑出關不顧時茶法初下責有司奉行郡以丞領

之敢議者斥吏奔走不暇公獨條不便于民數事上之  
人爲寒心公不恤也已而朝廷施行其說至今賴焉秩  
將滿執政或欲召公公聞卽以病告得提點衡州露仙  
觀繼領臺之明道宮建之沖佑觀南京之鴻慶宮奉祠  
十餘年臥家不復出賜三品服淵聖皇帝受內禪轉中  
大夫擢知漳州于是公無意于世矣復請老以建炎四  
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官自宣德郎  
十一遷至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娶同里黃氏封令人  
先公二十年卒一男四女男曰延年朝奉郎次早卒女



適從政郎廣德縣汪詩迪功郎長沙縣尉張某朝散大夫徐敏中朝散郎直徽猷閣范浩孫男女各一人男曰祐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女適從政郎建昌軍教授李汝翼公退然如中人而操履剛方其堅如金石與人言雖面目嚴冷而袞袞皆可書紳少清苦一毫不取諸人其舉進士出京師也僕遭癘焉人皆惡之欲委諸道公輟己輿以載徒走千里而歸晚讀佛書益翛然有遺世意其于簡淡蓋往復而身安之凡世間所謂矯揉以釣聲名者公無以焉嗚呼慕富貴而仕者固人之常情

守道而不求亦士夫之所當務也然利害陳于前而爲舉世之所熏灼其不從者幾希若夫屹然如砥柱立于頽波之中久而不爲之動蓋今人所未見至終始完潔如公者殆百年所無也可不謂賢哉藻少從公游服膺最久延年旣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千里王公嶺之下迺屬藻識其墓藻于是敘公之實而爲之銘銘曰

古之仕者惟己責于遭窮通我何擇世衰鄙夫乃求獲相時射利規什伯偉哉吳公挺松柏力排冰霜傲陔



世方賢愚糅黑白朝爲之徒暮隆赫幸公來游重其客  
疾趨而逃遠瑕謫終身軒裳不能迫浮沈數州下膏澤  
晚歸遐陬與世隔竟全孤高返真宅向來公卿愧方冊  
揭茲銘詩告阡陌

戶部尚書許公墓誌銘

政和五年四月甲寅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許公卒  
于袁州公以文學起家以材力結人主之知爲世名臣  
當朝廷建立法度之時所更皆其要劇凡事紛于前衆  
人圓視莫知所爲公獨從容處決初若不以經意退而

視其規模條析明甚有深思熟慮不能至者用此四歷  
大鎮五爲戶部侍郎一爲尚書官至中大夫職至樞密  
直學士雖間用言者數出然天子思公不逾時輒召故  
卒之日賢士大夫皆盡然悲傷以用公之材爲未究公  
諱幾字先之世居饒之餘干至高祖始占籍信州貴溪  
故今爲貴溪人曾祖待用祖堯卿皆不仕皇考宗舉舉  
進士卒官秘書丞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兒時有大志  
出語驚人大丞相韓公琦鎮大名公在大名以諸生見  
獨偉視公爲加禮遣詣太學未冠擢上第調筠州高安



主簿光祿公間往視之會攝邑事規畫良善光祿喜曰  
兒能爾吾何憂爲之信宿而去丁光祿公憂起主饒州  
樂平簿已而爲其令大興學校課士習經親與之酬酢  
雖旁邑亦遣子弟從學濬陂池利于民者責其寮分任  
之獨練湖之役爲大則躬按行其地爲之區處溉田無  
慮萬計民刻石紀功治行爲江東第一用薦者改宣德  
郎知宣州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勾當  
開封府右廂公事尹高其能雖府事亦關決公會復常  
平官大臣首薦公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奉使有

旨爲開封府推官丁普安太夫人憂免喪除虞部金部  
戶部員外郎賜五品服今上卽位有以永興等路饋餉  
爲言者遣公馳視數月畢財以不乏館北使除大府少  
卿先是吏俸不時得貧者患之公能使利無遺入用品  
秩高下分日而給未幾以均足聞爲提舉南郊事務官  
除將作監吏與工比爲姦盤結牢甚如斷削塗墍丹雘  
之工當以次用而吏于役初概給其廩故浮耗不費且  
閒劇不均訴者紛然公以楹數逆爲之程使未役其役  
者不食其食費省而功倍遂爲永法除大理卿改太僕



馬政蕃息入戶部爲侍郎公前爲郎多在戶部其財用  
出納斂散銖分縷析皆有成法及蒞官左曹益當天  
下之劇夙夜盡瘁講求利病罷行之其大者必反復議論  
務合熙寧元豐之法毅然不可回奪上亦知公忠乃多  
見納用議者以異時居大農無與公比除顯謨閣待制  
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盜倚梁山爲藪害所被甚  
衆公籍漁者十人爲保晨肆其出夕責其歸否則同保  
以聞自是窮治無脫者汶上多衣冠其囂子儉孫惟怙  
勢橫閭里善良苦之公刑其尤者以徇風俗爲變遷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入見除戶部侍郎以子喪乞外  
上曰卿宣力久其少安復除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以  
公搖泉布法降充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旣投閒築室  
饒之東湖盡江山之勝大觀三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  
數日改戶部歲有大禮之費且倍經入爲公慮公不取  
于下不貸于中前期而辦會開封府李孝偁領詔獄以  
公攝尹事剖決精明廷中皆指相示曰是故爲廂官者  
其可犯耶稍稍引去拜本部尙書兼詳定一司勅令公  
練習邦賦每檄在京庫務及移文諸路口授吏曰某所



爲錢若干某所爲物若干某費當取彼某儲當給彼吏且聽且書莫知其端及覆視案牘無一不如公言者人駭服言者以公治染院事不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婺州俄降充天章閣待制已而事白除樞密直學士河東路計度轉運使公屢辭不獲則請廣糴以絕豪右射利之姦從之改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未逾月徙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河東被邊綿地數千里公盡護諸將紀律赫然及其暇時修墾田法以利兵農謹烽燧明斥候姦不得發或報衙頭招集亡命公

用防秋法戍境上度兵官牛宗可使用防城法布鹿角壞道路爲陷馬坑賊知有備訖公去不敢窺邊有惡少數人結死黨號弟兄其一犯法悉捕治之而流其爲首者邊郡例以撫養庫錢易貨他郡公爲盜欺至乾沒不可計莫能擿其姦公一追償無敢隱以其羸勞將士皆得其死力坐戶部時裁減吏祿非是奪樞密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謫授永州團練副使袁州安置公屏居杖履翛然無流落之歎既二年上立皇太子復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命未至而公卒享年六十二公子



父母兄弟慈祥孝友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其于宗族振之尤厚于鄉里成之尤力遇恩不任其子而任其弟畿及帥河東辟畿自隨終公身五子其官者一人而已故人陳于揚越客死公爲歸其喪具本業其家至今賴之蓋節義如此者甚衆公聰明強記任氣敢爲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爲非常人也居官無小大久暫要爲不苟不以吏追民不以獄諉吏然民亦勸趨無敢怠吏亦莫能竄其姦也故去樂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誦公懷之子馭軍理財知大體遇事纖悉必

有法度後人用之輒享其便雖欲出意變更然卒不能出公之意外也喜讀書爲文立成不屬藁亦未嘗引以自名專用緣飾吏事故其所施爲卓犖過人如此有文集三十卷妻趙氏清獻公抃之孫封安康郡君男六人曰璿曰球皆前卒琰承奉郎餘尚幼女五人適某官胡幹化亦前卒餘未行琰將以政和六年九月某日葬公饒州鄱陽縣某鄉里之原以藻世姻知公爲悉使來問銘故掇公平生行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天之生材不妄付與惟與偉人則莫量數公方妙齡卽



以材著兩乘輅車三帥戎旅五司邦財最久其所事之  
紛來衆色疑沮惟公怡然磨以笑語孰幽無明孰廢無  
舉燧如星旋浩如川注旁觀嘆嗟縮手無措出入踐更  
咸有譽處雖班中臺十未施五官三紀餘卒以才赴彭  
蠡之南是謂平楚岡巒屬連氣象吞吐築宮其間龜筮  
咸許非公之英孰配茲土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  
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齋志以沒既沒矣

子孫懼及率祕其闕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  
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  
于時公雖沒于崇寧之初爲不預其禍然用事者猶指  
公爲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  
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藻少  
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爲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  
矣然藻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爲諱之時公之  
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  
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



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遊縣故公今爲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爲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

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雖疆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繁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擿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褫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



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太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爲民害者一人于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爲吾兄所知者耶率部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爲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頰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官太學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

門秩滿卽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徽宗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爲傅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爲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經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爲侍講又明年爲翊



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爲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爲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卽位首問公安在卽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詞有西漢風于是會布當國以兄弟于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己公巋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

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掾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爲之回奪布每以爲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惟傅楫爲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寢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爲信遂求



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爲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跣坐而卒年六十一寔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于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閤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胷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爲無人若夫先見如龜蓍卓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

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爲大臣所右故公之沒恤典不加焉公之葬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與諒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諒度今爲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爲法銘曰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



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  
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  
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  
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  
評旣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爲銘詩以詔  
來者

尚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

故尚書刑部侍郎周公旣葬之四十年其嗣子石聚族  
之長老而謀曰先君以清節直道事三帝隱然爲國名

臣今墓槨成陰矣而墓碑未立其何以飭來裔若求當  
世能言者揭其一二而顯誄之豈不足以慰先君地下  
而寵綏周氏之祧皆曰然遂相與來請藻讀其書曰噫  
吾先大夫同年進士也于藻爲丈人行銘其可辭然吾  
生也後不獲拜公公之平生藻莫得而詳也今班班在  
人耳目者尚多有之姑掇其大者識之可乎石再拜曰  
幸甚乃書以授石使歸而刻之墓上公諱之道字覺民  
世家吳興長城曾祖父鋌大父仁皓父亨皆以修謹聞  
里中享用公恩爲光祿寺丞贈大中大夫公少寒苦刻



意于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先生胡瑗瑗奇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第調主杭州錢塘簿轉運司治錢塘吏習倨驕視州縣蔑如轉運使元絳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絳任之有田邑中租過期不入公執通歸杖而徇一邑大驚他租不日而辦絳大喜帥使者薦諸朝移歛州祈門令有政蹟改著作佐郎知江寧府江寧縣縣素劇更數令不能治公跡訟牒如流庭無留事守知其敏雖府事亦以委公于是田苦下潦與江通公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穫至今以公名其圩秩滿知遂州錄事參軍

改通判戎州初王文公安石奉使江東祁門其屬邑也熟知公治狀已而寓居金陵得公允詳居無何文公當國絳亦預政皆言公可用召對擢知開封府司錄參軍當是時朝廷更法令如毛詔之關府者日十餘下公隨事酬酢悉得其宜且摘隱發姦如神吏爲屏息他日以事衆見上獨目公曰卿決獄非畏忌顧望者公頓首謝除京西路轉運判官丁外艱服除復提舉其路常平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會御史朱服言參知政事章惇交通臺臣蹤跡連公詔有司覈實雖不盡如服言公猶坐



免所居官廢斥者累年元祐初直前謾留爲大理寺丞已而遷正以母老丐外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入尙書爲刑部員外郎以母憂去久之還故職陞郎中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移淮南歲旱饑有司責民輸如令他官熟眎莫敢言公至則除其半民以蘇息召爲大理卿異時決獄者株連無辜牢戶皆滿公有所訊鞫擇其誣誤者先釋之廷尉省爰書蓋自公始擢尙書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每奏獻上前或未當于法必爲上

別白其是非往往多見聽否則抗論力陳至漏下數刻猶固爭不已以此出入省寺十餘年坐獄事鑄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其詳蓋莫得而記也疾革姆抱幼子侍前麾而去之曰吾起布衣致位三品尚何求儻然無戀嫪之意卒年七十一寔元符三年四月甲寅也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以其年十一月乙酉葬其縣東北五里平望鄉雉山之原娶同邑袁氏封永和縣君先公十五年卒三子曰厚從事郎曰原朝奉郎通判撫州皆前卒曰石今爲通直郎知常州



武進縣女二人嫁承議郎呂必強顯謨閣待制呂益柔  
孫男女合八人曰冲曰凝曰沆曰沈曰汜冲今爲承議  
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而朝散郎曾綸朝奉郎莫伯輿  
承務郎章奎文者其女之所適也公清約廉平胷中樂  
易平生未嘗以喜怒加人初公被誣而復爲使者也陸  
佃給事中格其除書不下洎公奉使淮南佃適爲郡守  
隸焉佃不自安公至則釋怨與交歡且陰佐其政事之  
不及者旣歿佃哭之慟曰此公真不可以意量者世豈  
復有斯人耶鄉閭寒雋汲引盡誠不進不止故卒之日

知與不知皆爲之出涕可謂厚德君子矣銘曰  
自古盛世必多名卿典刑百年如見老成熙寧有爲公  
適逢世以材結知終始三帝惟始受學得其師承據而  
及民久乃濟登出乘輅車入秉丹筆爲邦持平斷以經  
術心本忠恕輔之敏明讞書滿旁爲汝得生雷霆或愆  
必犯顏色諄諄靡回帝屢肝食白首三尺躋榮近臣能  
使四海歲無冤民矧夫持躬清約直諒不名一體當世  
師仰歸闕竈安今茲幾時封木岑蔚子孫似之于張之  
仁天豈忘報鏡詞于阡來者是告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諡僖簡莊公墓誌銘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莊公卒于常州宜興縣之里第訃聞天子嗟悼詔贈光祿大夫賻之加等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諸孤奉公葬其縣西南三十里厚山之原既葬太常上其狀尚書諡曰僖簡又十餘年其子左朝請大夫安常有秩于朝累贈公爲少師于是安常與其宗老謀曰惟我公以經術起家顯于朝廷尊爲士大夫壽與祉竝官至二品歿而墓碑未刻其何以飭來裔盍求能言者顯書之以垂無窮而寵

綏莊氏之祧乃使來請藻辭不獲命則敘公族出官爵與夫平生之行治而銘之君諱徽字君猷世家揚州之江都會祖餘慶祖充明皆居鄉稱善人長者父詢始南渡徙居于宜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議卒時有子四人夫人某氏賢躬門戶而縱諸子于學由是公兄弟三人同時薦于有司至禮部獨第公文爲高等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解褐調主江寧之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雋闐門公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繇是名聲日聞授安州安陸縣令縣多彊宗大姓以侵漁閭里



爲能合不之從則持其短長以逞公至一切以法裁之  
諸豪皆怒合爲飛語撼公公不爲變既久知其不可幸  
而肆也皆靡然而服蔡公確以故相守安遇僚屬簡嚴  
無許可者獨期公遠大而首薦之改官德郎知單州碭  
山縣碭山在窮谷中地偏民野公憐其陋而以靜治之  
至閔旬無一人訟于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蔣  
公之奇尹京辟右軍巡判官以非其官不就無何章丞  
相惇薦公于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遭成夫人憂  
免喪除提舉廣南西路象山令鄭子淵妄人也姍常平

新法連以書抵公有言及宗廟者公不敢隱而以聞上  
曰遠方使者能然茲得人矣命中書記其名擢尚書司  
封員外郎尋移金部上以承平久曹多諉吏吏緣爲姦  
詔左右司取諸郎勤惰各一人殿最之于是司金號爲  
冗劇公課居優進官一等力求補外得提點河北西路  
刑獄真定府判官劉曾錄人陰私爲不法至郡守監司  
無敢按之公悉條具姦賊上之曾令其子白冤詔遣臺  
臣就鞠無一不如公言者卽抵曾罪一路聞之悚然或  
望風投劾而去入爲尚書度支員外郎未幾除司農少



卿復求補外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未行移兩浙路公領漕事四年餽餉爲東南之最褒賞沓至賜紫衣金魚進官者再明年除直秘閣又明年除太府卿遂除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興仁爲輔郡四方之戍雜居而屯頗悍驕難制前爲守者惴惴然常有意外之憂公以拊摩彈壓之術時其緩急而兼用之會偏禪刻其軍聲言將爲亂闔城兇懼公鈞得其情取爲首者二人治之餘置不問談笑而定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勔挾寵張甚視州縣蔑如且中貴人緣勔而使者冠蓋相望皆能禍福人

于牙頰間官吏無不傾身事之至郡守亦有出其門者獨公不少貶勔輩雖憚公之正不敢讒而訖公去賞亦不及方勔盛時造乘輿服御之珍設官于浙西諸郡一日上知其姦利詔守臣悉罷之令下郡人謹呼而旁郡方遷延幸其必復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當奉承之不暇乃顧望乎即日結罷如詔旨識者皆歎以爲不可及留平江六年丐閒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公雖七十餘而彊健數腴如五六十許人人謂公且復起副明天子所以委任之意而公已翛然忘世救



諸子勿以家事相關築大第荆谿之上時從賓客徜徉谿山之間而已以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得年七十八而終娶吳氏京口大族有賢行封越國夫人先公十一年卒祔公而葬三男伯曰志行李曰安上皆以公任爲從事郎亦先後公數年而卒仲曰安常擢進士第爲太常博士歷持節分符之選今爲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女長適左朝散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次適右承議郎通判太原府方笈次適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將孫男女合十四人公敦厚高

明遇人無親疎貴賤賢不肖一本于誠委曲周旋惟恐其不至及于義當爲則其守確然雖禍福在前莫能爲之搖奪其使秦鳳也成夫人以遠不能行公朝夕慕懷至忘食事泊執喪癯瘠骨立築室冢旁終喪而後歸晚年得君褒擢無虛歲然居中則請外居外則請閒淹速未嘗置于胸中平生無嗜好所至左右圖史簾閣蕭然故歷官四十餘年無秋毫之累以令名始終少喜釋氏書晚而彌篤疾革呼子孫甥姪至前人與之訣無一語之亂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嗚呼其賢于人遠矣藻



公妖婿也得公之詳固無如藻者銘曰

在元豐世英材畢臻數十年間國為有人以經術進公當是時聖考遺我帝其用之用公伊何維德敦厚學為人師材則多有出入四紀績皆可書儒雅飾吏蓋公之餘遂升邇聯出殿藩服惟皇懋功非我求福終始一意誠于事君視富與貴乃如浮雲浩然而歸說此眉壽蟬聯未央公且有後松檟岑蔚與家相望尚千萬年記公之藏

滕子濟墓誌銘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交漢魏

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珠為國子司業者子孫蟬聯

綿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于公為曾祖

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于公為

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

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

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學五年進士第調

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

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人秘書省為正字



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爲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爲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爲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卽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

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于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任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巴難以奉母后故未卽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卽位以來凡發號



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于外戚之撓法則出于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遷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于墨勅斜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

偏裨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羣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公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爲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爲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



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爲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略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爲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情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恩倖斂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卽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

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以爲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竝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之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爲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陝之計



既遠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怒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卽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縣長過于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

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旣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長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竝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爲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珪爲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爲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



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  
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  
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  
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  
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  
二女爲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  
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  
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府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  
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爲建炎元年中書

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訂謨獻替之餘莫詳于藻謹擇其  
大者書之而係之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  
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  
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勝袞袞略無隱  
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  
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  
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  
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貴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爲祕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考諱榮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于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贈大中大夫君諱愷字伯強少奇穎渾厚甫冠爲有司所推入

太學爲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爲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于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



運判官莅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合州崇道  
觀久之起事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  
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  
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  
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爲五斗米道者相  
傳能致雷雨逆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  
其廬人爲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  
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姦持郡短長郡守不  
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

出城爲關吏所錄守卽誣以叛并共械于獄將斬之君  
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  
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敵已至會稽人皆勸君  
毋行君不聽旣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  
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瓊馬俊兵入屬  
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  
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  
月盜宮儀焚處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  
以女歸其隣久矣旣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



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于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于忠

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難先是君恬于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洎大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于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淡終日出于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



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無不出涕凡  
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  
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  
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  
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  
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  
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傳墓南三里  
藻雖于君爲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  
爲之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  
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祺齋  
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無秋毫愧怍于其中  
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尙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  
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旂  
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象進士  
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



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九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于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卽日詣曹以己所當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發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

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任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爲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事郎知潭州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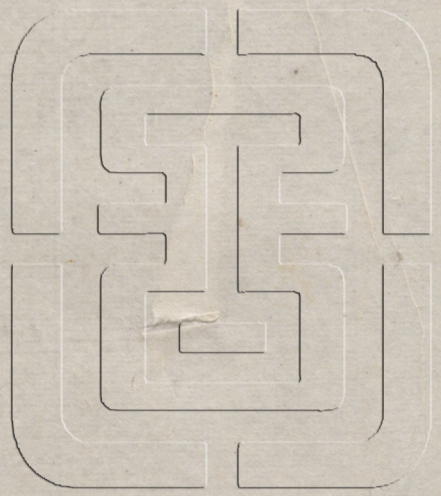


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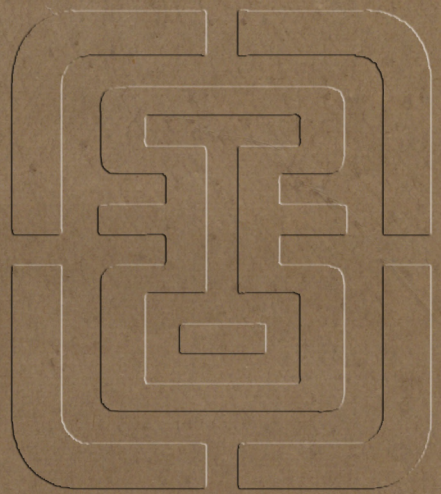
求余銘銘曰

世競馳之己靜持之世依違之己勇爲之仕雖柅之志則起之杼山竈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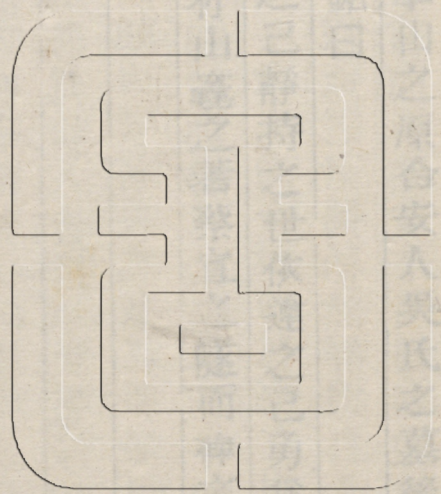
浮溪集卷二十六







浮梁縣志卷二十六



化縣一縣曰遷遷英四年六月癸酉定縣有奔州島  
德縣法事...

宋余銘...  
世說...  
則此之...



